



BITTER SWEET

by LaVyrle Spencer

甜甜的苦

蕾維爾·史賓瑟◎原著

高瓊宇◎譯

獨家授權 翻印必究

伊甸園系列
甜 甜 的 苦

蕾維爾·史賓瑟 原著
高瓊宇 譯

花山文藝出版社
一九九三年·石家莊

(冀)新登字 003 号

伊甸园系列

甜甜的苦

Bitter Sweet

原 著: 蕾维尔·史宾瑟

Lavryle Spencer

译 者: 高琼宇

责任编辑: 马秀华

美术编辑: 宋丕胜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

地 址: 保定市省印路 19 号

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转授版权

版权代理: 大苹果股份有限公司

850×1168 毫米 1/32 10.625 印张 228 千字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

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: 1—10,000 定价: 8.00 元

ISBN 7-80505-913-6/I·853



室内摆设简单，除了一台小冰箱、轻便电炉及电唱机之外，只有几把老旧舒适的椅子围成圆圈，旁边有个黑板上书“失亲情感支持团体——2：00～3：00”。

施梅琪提早五分钟走进来。她挂好雨衣，泡好一杯热茶走到窗边，俯看窗外的景色，运河的河水在8月的雨季中，显得朦胧而油腻。西雅图的高楼大厦一一笼罩在雨幕里，一艘锈痕斑斑的油轮摇摇摆摆地沿着运河缓缓前行入海，船尾和驾驶舱隐在苍茫的大雨中显得模糊不清。

雨下个不停，还会绵延整个冬季。

想到自己要孤独地面对往后恼人的雨季，她不禁叹口气。

“嗨，梅琪。”两位小组成员连袂走进屋里，异口同声地招呼道。一位是36岁的黛安，她的丈夫在全家外出度假时因脑充血死亡；另一位是62岁的娜姐，她的丈夫在修屋顶时不

慎坠落。

过去这一年如果没有黛安和娜姐的鼓励，梅琪真不知道如何活下去。

“嗨。”她回以微微一笑。

黛安走过来问道：“你的约会如何？”

梅琪扮个鬼脸。“还是别问得好。”

“那么糟吗？”

“你如何克服那种罪恶感呢？”这是一个她们都极欲寻求答案的问题。

娜姐主动回答。“当我终于和乔治一起参加教会的宾果游戏时，整晚我都感觉自己在背叛卡尔似的！天哪，只是玩宾果而已！”

她们交谈之间，一位年近 60 的秃头男人走进来，过时的衬衫和长裤松垮垮地掩住他骨瘦如柴的身材。

“嗨，克里。”她们挪挪位置让他加入。

克里是这个失亲情感支持团体最新的成员。他的太太做完颈动脉手术后，丧失眼角周边的视力，开车误闯红灯而意外身亡。

“你好吗？”梅琪问他。

“唉……”他长叹一声，耸肩未答。

“你自己呢？”娜姐转而询问梅琪。“你女儿这星期就要离家去念大学了，对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梅琪装出轻快的语气。“再两天她就走了。”

“我自己有过三次相同的经历。如果你很难过，记得打电话给我，好吗？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男性脱衣舞什么的调剂调剂。”

梅琪哈哈大笑，娜姐根本不是那种类型。“他们会令我手足无措。”他们哄堂大笑，毕竟嘲笑生活中的性匮乏比采取行动解决它容易多了。

费医生一手挟着笔记夹，一手端着一杯热腾腾的咖啡走进来，旁边跟着可蕾——她有个16岁的女儿在摩托车意外事故中丧生。

费医生坐他惯常的座位，咖啡就放在矮桌上。“看来都到齐了，我们开始吧。”

梅琪首先发现有人缺席。“我们不等咪咪吗？”咪咪是这个失亲情感支持团体最年轻的一员，年方20，未婚怀孕，孩子的父亲弃她而去，偏偏新近又遭逢丧亲之痛，她在这里深受喜爱，仿佛大家的代用女儿。

费医生将笔记夹摆在地上答道：“咪咪今天不来。”

众人目光齐集在他身上，但是没有人开口问话。

医生双手交握摆在肚子上。“两天前咪咪服食过量的安眠药，目前仍在加护病房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。”

大家目瞪口呆，愕然无语。梅琪感觉体内仿佛有颗小型炸弹爆炸开来，其威力扩及四肢百骸。她愕然凝视医生那睿智的脸庞，他的眼光正锐利地扫视每一位成员，观察大家的反应。

梅琪首先打破沉默。“她会康复吗？”

“目前难以判断。她中毒太深，情况非常危急。”

屋外传来雾号模糊的呜呜声，室内众人文风不动地坐着，泪水开始在眼眶里打转。

可蕾猛地冲向窗边，双拳砰砰地捶打窗框。“真是的！她为什么要自杀！”

“她为什么不打电话找我们？”梅琪问道。“我们都乐意帮助她。”

他们都曾在无助和愤怒中挣扎，大家感同身受，也都互相扶持，分担彼此的煎熬和恐惧。而今这样的努力却被招致逆向的后座力，对他们而言，直如被人背叛一般。

克里一动也不动地坐着，努力地眨眼睛。

黛安吸吸鼻子，前额垂靠在拱起的膝上。

费医生探手抓起电唱机上的面纸盒，放在圆圈中央的矮桌上。

“好了，我们从基础开始。”他严肃地说道。“既然她选择不打电话给我们其中的任何人，我们当然帮不上忙。”

“可是她是我们的一分子，”梅琪摊开双手争辩道。“大家不都是在为同一个目标奋斗吗？我们还以为成功在望了呢！”

“而既然她半途而废，你们也可能无法幸免，对吗？”费先生先反问，然后才回答：“这种想法大错特错！咪咪有她自己的选择，你们可以生气，但是别把自己跟她混为一谈。”

他们热烈地讨论着，原先的愤怒逐渐变成同情和怜悯，然后又转成一股为生活奋斗、新生的力量。等所有的感受充分表达之后，费医生才宣布道：“今天我们要做一个新的练习，一个我相信大家已经可以做的练习，如果有人还没准备好，只要说 pass，没有人会问你任何问题。但我个人深信这个练习有助于我们转化咪咪自杀所引起的无助感。”

他起身将一把椅子拉到正中央。“今天我们要向阻止我们复原或前进的人或事物道别。道别的对象或许是死去的亲人、难以面对的伤心地或是陈年难消的旧恨宿仇。无论它是什么，它就坐在这把椅子上，我们要大声向它道别，重新开始过比

较快乐的生活：你们都了解了吗？”室内鸦雀无声，费医生继续说道：“由我开始。”

他站在空无一人的椅子前面，深深吸口气。“我就此向香烟说再见。两年前我把你戒掉，到今天还习惯探手到口袋里找你，所以我现在要向你说明再见，万宝路。从今而后，我不再低声诅咒没有香烟的口袋，我要感谢自己终于戒掉你。”他朝椅子挥挥手。“再见了，万宝路。”

他回到自己的位置坐下来，周遭的小组成员个个都在坦诚地自省。

“可蕾？”费医生轻声询问道。

可蕾一言不发地整整坐了一分钟，然后终于起身面对那把椅子。

又是一阵静默，医生问道：“可蕾，椅子上坐的是谁？”

“我女儿洁西。”她勉强答道。

“你想对洁西说什么呢？”

可蕾的双手在大腿擦拭着，用力吞口口水，好半晌才说：“我很想念你，洁西，但从今而后我不要再让思念控制我的生活，眼前还有很长的岁月，我不能再让自己、你父亲和你妹妹埋在忧伤里。今天回家以后，我打算清理你的衣柜，把衣服送给救世军。再见了，洁西。”她正要走回座位，又扭过头。“噢，我要原谅你那天不戴安全帽的行为，因为我知道怨恨会阻碍我康复。”她抬起手。“再见了，洁西。”

梅琪泪眼模糊地看着可蕾回座，黛安取代她站在椅子前面。

“椅子上坐的是我丈夫提姆，”黛安拿面纸用力拭干眼泪，嘴巴张开又合上，一手捂住脸庞。“这太难了。”她喃喃自语

道。

“你宁愿等一会儿再做吗？”医生问她。

她断然擦干眼泪。“不。”她崩紧下颚开口说道：“我一直很气你，提姆。我们从高中就认识了，我计划和你厮守50年的，你知道吗？”她再次抓起面纸擦眼睛。“但是现在我不要再生气了，毕竟你可能也有相同的想法，我又怎能怪你撒手而去？现在……我决心重新面对生活，答应孩子们的要求，带他们去贝尔山木屋度周末。毕竟，除非我先振作起来，否则孩子们如何重新过快乐的生活？再见了，提姆，好好照顾你自己，好吗？”

她匆匆归位。

圈圈里每个人都在擦眼睛。

“克里？该你了。”医生邀请道。

“我要 pass。”克里垂着眼睛低语道。

“好，娜姐，你呢？”

“很久以前我就跟卡尔道别过了，我 pass。”

“梅琪？”

梅琪缓缓走过去。菲力坐在椅子上，一如他踏上飞机时的模样：绿色的眼睛、30岁后胖了五公斤的身材和一头应该修剪的沙色头发，身上依然是他最爱的那件海鹰队运动衫。那运动衫她还挂在衣橱里不曾洗过，偶尔还拿出来闻一闻。想到即将放弃的忧伤，她不禁惊惧不已，深怕自此以后她只剩下空壳子，再也没有感觉的能力。她颤巍巍地吸口气。“呃，菲力，已经一年了。我和黛安一样一直很生气，气你为了赌博那种愚蠢的理由而上了那架飞机，我更气你在凯蒂即将自立之前弃我而去，枉费了我们可以享受的旅行与自由。但是

我保证尽快克服忧伤，自己去旅行，而且我也不要再把保险金想成血肉钱，让自己能好好享用它。我将尝试与母亲和好，因为凯蒂走了，我需要她。”她退后一步挥手道别。“再见了，菲力，我爱你。”

梅琪结束之后，大家沉默地静坐好半晌，直到医生开口：“感觉如何呢，各位？”他们又沉默半晌才回答。

“好累。”黛安说道。

“感觉好多了。”可蕾承认。

“轻松许多。”梅琪回答。

医生给他们些许时间调适心中的感受，然后用浑厚的声音作总结。“抛开这些扰人的往事，会使你们活得更加快乐，并且更能接纳健康的想法和观念。

“这星期你们当然会担心咪咪的安危，甚至会因为这个事件而引发沮丧的情绪。为此我建议你们去找久未联系的老朋友，或者打电话、写信叙旧，甚至见见面。”

“你是指高中时代的朋友吗？”梅琪问道。

“当然，高中时代是人们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时光，除了念书或打工就是玩乐。如果能和老朋友重拾往日的欢笑，回忆那些傻气的日子，或许能启发某些新的观念。回去试试看，”他瞥瞥手表。“我们下次再谈，好吗？”

室内一时充满各种动作发出的声音，显示课程已近尾声。梅琪和娜姐并肩走向电梯，类似的处境使她们彼此间比较亲近，虽然娜姐偶尔会心不在焉或者笑得花枝乱颤，但是她心地善良而且富有幽默感。

“你和高中的朋友还有联系吗？”娜姐问道。

“没有，你呢？”

“老天，我都 62 了，那些人早已不知去向。”

“你要尝试去联系吗？”

“或许。”大厅中，娜姐在分手前拥抱梅琪。“别忘了在你女儿离开后打个电话给我。”

“我会的。”

梅琪冒着倾盆大雨，撑伞走向她的车。她发动引擎，静静地等候引擎加热。

今天的课程特别累人，先是咪咪自杀，接着她又向菲力道别，还有凯蒂即将离家，甚至天气也丝毫不肯怜悯她。天哪，她实在厌倦雨下个不停。

但是她和凯蒂还能相聚两天。今天晚餐她要准备凯蒂最爱吃的通心粉和牛肉丸，然后母女俩围着壁炉温暖的火光，一起计划感恩节假期。

梅琪启动雨刷开车回家，但是凯蒂的车子不在车库里，她难掩失望之情。

厨房寂静无声，只有窗外滴滴答答的雨声打破周遭的宁静。餐桌上一块咬了一半的面包旁边有一张留言条。

我和莉莉上街购物，顺便买几个空纸箱，别等我吃晚餐。

爱，凯蒂

梅琪强抑下失望之情，脱掉外套挂进衣橱里。她沿着走道停在凯蒂卧室门外，衣物丢得满地都是，有的成堆，有的装在箱子里。半掩的衣柜间有两个黑色大塑胶袋，装满了废弃的杂物。地板上七零八落地堆着象征 17 年记忆的纪念品：一叠学校的文件；一鞋盒的毕业纪念卡和尚未使用的谢卡；香

水瓶、首饰盒；廉价的塑胶珍珠项链；一堆玩具动物、法国号；还有一盘装着西北大学信函的淡紫色竹篮子。

西北大学远在半個美国之外，也是她和菲力的母校。为什么凯蒂不申请本地的大学？难道她想避开这一年来一直郁郁寡欢、埋在悲伤里的母亲？

梅琪含泪离开凯蒂的卧室，回到自己的房间。她避开大床和它的回忆，直接走向穿衣镜前拉开衣柜，抽出珍藏的海鹰队运动衫，走回凯蒂房间，将它丢进黑色塑胶袋里。

她回房套上宽松的百事可乐运动衫，走进浴室开始对镜上妆。

妆化到一半，她颓然垂下手，泪水涌进眼眶。她要骗谁呢？她看起来就像40岁的老女人，自从菲力死后，她整个人消瘦下来，胸围整整减了两寸。因为缺乏营养，头发也失去原有的光泽。她食欲不振，工作、家务和衣着打扮她全不在乎，勉强活下去的理由是她不想和咪咪有相同的结局。

她打量镜中的自己。

我好想他，我好想大哭一场。

自怨自艾半晌，她猛地将化妆盒掼进抽屉，熄灯转身离去。

她走进厨房拿了一块湿抹布擦拭桌上的面包屑，顺便拿起冷面包咬了一小口，熟悉的肉桂和花生酱勾起强烈的回忆，这是凯蒂和她父亲最爱的口味，滚烫的热泪再次涌进眼眶。

她丢下面包，双手扶着流理台。你该死，菲力，为什么你要坐上那架飞机？你应该在这里，和我一起经历这一切呀！

但是菲力走了，凯蒂离家的日子也逐渐逼近，在那之后呢？一辈子形单影只，独自进餐吗？

两天后，梅琪伫立在车道上，离情依依地望着凯蒂将最后一包行李塞进车厢。

“大功告成。”凯蒂伸展身体。转身注视梅琪。“谢谢你做的花生奶油面包，妈，它们可以吃到石破镇。”

“我还替你们准备了苹果和樱桃可乐，你带的钱真的够用吗？”

“够了，妈咪。”

“开车别超速。”

“别担心，我会使用速限控制仪。”

“如果你困了——”

“就换莉莉开车。我知道，妈。”

“我真高兴你们能继续在一起。”

“我也很高兴。”

“呃……”

分手的时刻到来。菲力去世后这一年来，她们母女变得极其亲近。

“我得走了，”凯蒂静静地开口。“我和蜜娣约好5点30分到她家。”

“是的，你得走了。”

她们泪眼相对，周遭笼罩着一股愁云。

“噢，妈……”凯蒂投入母亲怀里一把抱紧。“我会想念你的。”

“我也会，甜心。”她们悲伤而心碎地相互道别。

“谢谢你让我离家念大学，还替我准备这么多东西。”

梅琪仅仅颌首以对，她的喉咙已紧得发不出声音。

“我真不想留你独自在家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梅琪紧紧抱住女儿，脸上已分不清是谁的泪。

“我爱你，妈咪。”

“我也爱你。”

“我会回来过感恩节。”

“我等你回来。出门在外一切小心，记得常打电话回来。”

“我会的。”

她们并肩走向车子。“我记得你上幼稚园第一天还哭闹不休，转眼间我的小宝贝长大了，真是难以相信。”梅琪摩挲凯蒂的手臂。

凯蒂尽职地微笑，一面滑进车子前座，抬脸向母亲告别。

凯蒂发动引擎，梅琪替她关上车门，探进车窗里和女儿吻别。

“保重，快乐一些。”凯蒂说道。

梅琪深深叹口气。

“再见，妈咪。”

“再见。”梅琪想发出声音，动的却只有嘴唇。

引擎隆隆作响，汽车倒下车道，转向换档，车胎吱吱地摩擦潮湿的柏油路面扬长而去，只留下少女挥手道别的回忆。

梅琪抱紧双臂，仰头寻找一丝晨光的迹象，树影衬着黑暗的天空，细雨依然绵绵不断，她有些头重脚轻，仿佛灵魂出窍，正在旁观施梅琪自身的反应。她沿着屋角漫步，睡袍下摆沾黏着松针，一路经过浴室和厨房，两边都还留有凯蒂今晨使用过的回忆。

我一定能挨过这一天，然后生活会渐入佳境。

她绕到屋后，经过车库的门，沿着金盏花圃间的小径走向前门的台阶坐下来，她双臂抱胸，台阶上的湿气渗透睡袍

的衣料。

她害怕、寂寞又绝望。

她想到咪咪因受不了这种孤单绝望的感觉而自杀，真怕自己不知不觉间走向同样的命运。

她到伍德维尔高中，在家政教室里懒懒地摸摸弄弄挨过一天，想到还要再教一年连续教了15年的课程，实在和一个人煮饭一个人吃一样没意义。

黄昏时分她打电话到医院，得知咪咪依然命在旦夕。

那天晚上她做了两片法国土司，才吃一片她就失去胃口，游魂似地走进书房，坐进菲力的绿色大皮椅里。

她本来想套上菲力的海鹰运动衫，但是衣服已经不在，因此她改而打电话找娜姐，电话响了13声仍无人回应。她再试着找黛安，结果亦然，梅琪终于想起她带孩子去贝尔山度假。她又拨给可蕾，这回有人接听，不过她女儿说母亲去开会，很晚才会回来。

她挂断电话，愣愣地注视电话机，一面咬指甲。

她想找克里，但他是泥菩萨过江，如何帮她？她继而想到母亲，却是不寒而栗。

当其他的选择都用尽时，她才想起费医生所开的处方。

找找老朋友，联络那些多年不见而且失去联络的朋友……

但是找谁呢？

答案似乎已经预设好了：露露。

这个名字引发一连串历历在目、生动如昨的回忆。她和莉兰（小名露露）并肩站在吉伯高中合唱团前排，随兴所至引吭高歌，唱得荒腔走板，直到指挥老师受不了，命令她们

到外面唱个够再回来参加正常的练习。她们一同担任啦啦队长，互相按摩酸疼的肌肉；她们一起约会，借穿彼此的衣服，时常挤在一张床上睡觉。

当时的露露和梅琪想要当一辈子的好朋友，永远不分离。

但是梅琪离家到芝加哥念西北大学，嫁给航空工程师，举家迁往西雅图；莉兰则在绿湾念美容学校，后来嫁给威斯康辛州杜尔郡栽种樱桃的果农，陆续生下六个——或七个——小宝宝，从此和美容院绝缘。

有一阵子她们还保持频繁的联络，然后信件往返越来越少，减至一年一度的圣诞卡，最后终于断了联系，音讯全无。

过了这么多年还叫她打电话找露露？要说什么呢？她们还有什么共同点呢？

梅琪纯然出于好奇，倾身翻阅菲力桌上的电话联络簿。是的，露露的名字还在上面：何莉兰（柯奎恩太太）。

梅琪冲动地拿起话筒拨号。

铃声三响之后，有人接起电话。“喂？”一个男孩声音宏亮地开口。

“请问莉兰在家吗？”

“妈！”男孩吼道。“有人找你！”话筒砰的掉在木头桌面上，片刻之后又有人拿了起来。

“喂？”

“柯太太吗？”

“有！”

梅琪忍不住笑了。“露露，是你吗？”

“哪位……”隔着电话线，梅琪依然能察觉彼端露露的惊

讶。“是你吗，梅琪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在哪里？杜尔郡吗？你能过来吗？”

“我很想去，但是我在西雅图。”

“噢，见鬼，等一下。”她扭头对某人大叫。“泰德，去别的房间，吵死了。抱歉，梅琪，泰德和几个朋友在爆玉米花，简直吵翻天了。你还好吗？”

“还好。”

“真的吗，梅琪？我在报上看见你先生飞机失事，本来想寄慰问函，可是正逢樱桃收成，我忙得忘记了。梅琪，我很难过。我常常想起你。”

“谢谢你，露露。”

“你近来好吗？”

“噢，时好时坏。”

“今天不好？”露露问道。

“呃……是的。以前更糟，但是……”梅琪突然崩溃了。“噢，露露，糟透了。凯蒂刚离家去念西北大学，我们‘失情感支持团体’里有人自杀，而我正独自坐在空的屋里，纳闷自己迷人的生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”

“哦，梅琪……”

梅琪吸吸鼻涕。“我的心里医生认为和老朋友谈谈会有帮助……所以我来向你哭诉，一如以往遇到男生的问题时一样。”

“噢，梅琪，我早该先和你联系的。可是孩子一多，就叫人忘记厨房和洗衣房外还有其他的世界。梅琪，我真抱歉……噢，我真希望就在你身边。”